

系统功能语言学概论

An Introduction to Systemic-Functional Linguistics

胡壮麟 朱永生 著
张德禄 李战子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系统功能语言学概论/胡壮麟,朱永生,张德禄,李战子著.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9

(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知识系列读本)

ISBN 7-301-09384-5

I. 系… II. ①胡… ②朱… ③张… ④李… III. 系统功能—语言学—概论—高等学校—教学参考资料 IV. H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80619 号

书 名: 系统功能语言学概论

著作责任者: 胡壮麟 朱永生 张德禄 李战子 著

策划编辑: 张 冰 黄瑞明

责任编辑: 黄瑞明

标准书号: ISBN 7-301-09384-5/H·1525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电子邮箱: zbing@pup.pku.edu.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67347

排 版 者: 北京华伦图文制作中心

印 刷 者: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650 毫米×980 毫米 16 开本 30.5 印张 668 千字

2005 年 9 月第 1 版 200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5.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翻版必究

前 言

本书的三位作者曾于1988年应湖南教育出版社约稿,合作编写了《系统功能语法概论》(以下简称《概论》)一书。该书在1992年曾获得全国第二届优秀教育图书二等奖。

转眼间,17年过去了。《概论》在坊间已难寻觅,当年的责任编辑闻已解甲归田。正在为如何对付读者不时查询而困扰之际,北京大学出版社有意再版《概论》。我们欣然同意。

当我们再次翻阅《概论》时,发现这17年中发生了惊人的难以预料的变化,如:

- 作为该书主要蓝本的韩礼德1985年版的 *Introduction to Functional Grammar* 有了1994年第二版后,又有2004年第三版。每一版都有较大程度的更动。
- 我们在1988年的《概论》前言中曾谈过:“……就像伦敦学派的弗斯培养了一代年青有为的语言学家一样,围绕韩礼德已形成了一支系统功能语法学家的队伍。”如今,诸如 Martin, Matthiessen, Fawcett, Thompson, Francis, Ventola, Lemke, Thibault 等众弟子中,有不少已成为新一代的领军人物。
- 就系统功能语言学的理论本身来说,人们已从传统的及物性、情态、主位/述位、新/已知信息、衔接等扩展至语域和语类、语法隐喻、评价和意识形态等新的领域。在应用方面,一些学者也做了不少有价值的实验和推广,如将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应用于语言和第二语言教学。
- 我国的系统功能语言学队伍已日益壮大。自1989年以来,已召开了八次全国性的大会。我国学者已从早期以引进为主的工作,发展到今天把批判性接受作为目标。同时,国内许多学者已能结合我国情况,特别是汉语情况进行研究。虽然这仅仅是一个开始,这个方向是无可非议的。

——由于我国功能语法学会坚持将系统功能语言学的活动置于“功能语言学”的大旗之下，并坚持再好的理论必须注重应用这一原则，我们从其他功能语言学派，如层次语法、法位学、格语法、隐喻学，以至认知语言学，也从广大第一线的语言老师和外语老师那里，获得了不少反馈和鼓舞，从而推动了我国系统功能语言学研究的的发展。

——最后，当我们于1988年写《概论》时，由于本身经验有限，读者对系统功能语言学了解得不是很多，加上出版社对字数的限制，许多问题不敢写深写透。现在有条件改变这种状况。

所有这些，说明我们有必要对《概论》做重大修订，以反映上述变化。在修订版《概论》中，我们保持并修订原有的九章（即胡壮麟，1、2、3章；朱永生，4、6、13章；张德禄，5、11、12章）。另外，我们增加了“复句与词组”（张德禄，第7章），“语域与语类”（朱永生，第8章）和“语法隐喻”（胡壮麟，第9章）。最后我们又决定增加“评价理论与意识形态”（第10章）。

承蒙解放军南京国际关系学院李战子教授鼎力相助，完成这一任务，仅表衷心感谢。我们也感谢清华大学方琰教授对本书提出宝贵意见。

在《概论》的前言中我们曾说过：

科学研究是一项前仆后继的事业。它不为时间所囿，它不为国界所限，它不为权威所禁。韩礼德的理论不是在真空中孕育的，它包含着人类文明几千年的潜移默化，老一辈学者的开拓和传授，同代人的热烈争论，也包含着韩礼德本人敢于对自己的观点不断修正，不断创新。本书的第一章和第二章就是本着这个目的写的。特别要指出的是，韩礼德缅怀他的启蒙导师中有我国的罗常培和王力先生。

今天，我们仍然保持上述观点，但很愿意借此机会补充一些新的信息和认识。关于王力先生对韩礼德的影响已有较具体报道。^① 其次，如

^① 胡壮麟：“王力与韩礼德”，《北京大学学报·英语语言文学专刊》1991年1期，第49—57页，收入张谷，王辑国编：《龙虫并雕，一代宗师——中外学者论王力》，广西教育出版社，第200—216页。

果说上述引文当时是就韩礼德理论而言,今天我们也想把自己摆进去,即我们也要不断修正自己的观点,不断创新。在这里,我们特别感谢中山大学王宗炎先生对《概论》一书曾经做过的评论^①,我们欢迎王宗炎先生和其他学者对本书继续给以批评指正。正如韩礼德曾经对悉尼大学的研究生说:“一门学科,一种理论,如果没有不同意见的争论,说明这门学科和这种理论,已经发展到了尽头,难以再有新的突破。”我们将循此和前辈们、同行们共勉。

最后,感谢北京大学出版社大力支持出版本书。

胡壮麟
北京大学蓝旗营小区
2005年5月

^① 王宗炎:“四位中国学者关于《系统功能语法概论》的讨论:胡壮麟先生的答复”,《福建外语》1999年第3期,第6—8页。

总 序

“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知识系列读本”最早是由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院彭宣维教授、王星教授和北京大学出版社张冰编审共同策划的。三位先知先觉者的基本思想我较清楚。首先,他们认为近年来我国研究生招生人数不断增加,但社会的迅速发展又向研究生的培养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知识面、思辨能力、创造性等的培养,已成为目前研究生教育中亟待解决的问题。其次,解决研究生教育的培养问题,要抓好源头,即有必要将专业基础知识的学习从研究生入门逐渐下移到本科阶段,以解决外语专业学生与同时入学的其他系科同学相比在科研能力和学术潜力上有所不及的问题。我非常赞同彭宣维教授、王星教授和张冰编审的远见卓识,愿意为他们摇旗呐喊,冲锋陷阵。

在三位策划者的启示和鼓励下,我大胆补充一些个人的看法。自上世纪80年代中,国内就流传一种怪论,说英语不是专业,是个工具,于是要求外语系科学生都要另选一门专业或方

向。我听到这种公然反对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专业设置目录的论调总感到不是滋味,并在国内外多种场合争辩。现在“语言与应用语言学知识系列读本”的出版就是向世人表明,外语专业的学生,研究生也好,本科生也好,要学的东西很多,把外语学习仅仅看作听说读写的技能训练,实为井底蛙见。

在外语不是专业是工具的口号下,在大学外语系科里,一度泛起增设“外交、外事、金融、贸易、法律、秘书、教育技术、新闻、科技”等方向的热潮,以至于让我们那些系主任们、院长们手忙脚乱,穷于对付。其实,我们的年轻人毕业后想干什么,自己心里最清楚,不必我们的系主任们、院长们多操心,指腹为婚;何况毕业后就业市场千变万化,我们在本科期间要设置多少方向才算具有市场意识呢?我认为,对于我们的外语系科的本科生来说,应首先让他们接受通识教育,才能在今后的工作岗位上得心应手。再者,从新世纪的全球化、国际化趋势来看,我们培养的人才还应是具有能进行创造性思维的人才,而不是人云亦云、照葫芦画瓢者。就外语系科来说,让学生只会围着外语“工具”操作,不会动脑,终究不是办法。

我的上述观点绝非空穴来风,也非杞人忧天。最近,教育部外语教育指导委员会英语组的专家们去国内四所大学对英语专业进行试评。报告中有一段话引人深思,现摘录如下:“然而,试评结果表明高校英语专业本科教学中的学科建设却不甚乐观。个别院校对英语(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科内涵不很清楚;

制定的学科规划既与该校的层次定位不相符,也不符合外语学科的基本规律;课程设置与全国高校英语专业教学大纲的要求有一定距离;培养的学生基本功不扎实;教学管理比较混乱,质量意识不强。”^①

再来看看大学英语教育,教育部高教司领导和大学英语教育专家已达成共识,在《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试行)》中明确“大学英语是以英语语言知识与应用技能、学习策略和跨文化交际为主要内容,以外语教学理论为指导,并集多种教学模式和教学手段为一体的教学体系”。在课程设置方面则提出:“将综合英语类、语言技能类、语言应用类、语言文化类和专业英语类等必修课程和选修课程有机结合,以确保不同层次的学生在英语应用能力方面得到充分的训练和提高。”遗憾的是,现在国内有些出版社过多地关注主干课教材的出版,对全面贯彻《教学要求》的其他教材所花力度不够。

所有这些说明,为高校外语专业学生、大学外语学生和其他相关专业的学生提供拓宽知识面、增强思辨力、孕育创新精神的各种教材和阅读材料甚为必要。如今北京大学出版社的“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知识系列读本”必将弥补这方面的空缺,为培养名副其实的优秀外语人才做出长远贡献。

本丛书是开放式的,除欢迎读者对已出版的种类提出宝贵

^① 戴炜栋、张雪梅:《谈英语专业教学评估和学科建设》,《中国外语》2005年第2期,总第4期,第4~7页。

意见外,也欢迎对选题提出建议。我们也期待老师们参与选题和写作。让我们为探索、改进和提高中国外语教育,为培养更多掌握语言知识和技能并具有创造性思维的人才共同合作、共同努力。

胡壮麟

北大清华蓝旗营小区

2005年9月10日

第一章

概述

§ 1.1 引言

§ 1.1.1 语言、语法和语言学

语言是在人类形成的过程中同步出现的,随着人类的发展而发展,是人类之所以成为人类的主要条件。我们的祖先需要语言这个工具表达内心思想,抒发情感;用来进行日常交际;组织社会生活和各项生产劳动;甚至用语言与心目中所谓主宰世界的“神”进行对话和祈祷。语言也是文化传递的主要手段,最典型地体现人类行为的选择。由于语言和人类具有这种难分难解的关系,散布在地球各处的思想家和学者都想探讨语言的奥秘,试图对语言的产生、本质和用途作出种种的解释和描写。由于没有一种对语言的解释能概括所有的目的,“语言是什么”这个问题至今难以取得完全一致的回答。

传统意义的语法,限指研究语言中词语和结构的组成,即研究词语及其组成部分如何构成句子,不涉及语音学和音系学。自 20 世纪中叶以来,受描写语法的影响,指根据言语或书面语的样本,对语言做有规律的描写。虽然人们不能对语言从意义到措辞的每一环节说得清清楚楚,对语法研究的某些方面或要求还是取得了一定共识,如在讨论时要区分语法是指

某一语言的语法,还是指所有语言的语法,即普遍语法;所有的语法范畴应当是语言中清楚存在的现象,如果在语言中没有某种词汇语法的反射,意义上的差异便不会具有明晰的规律(Halliday,1994:xix)。

语法在某些情况下也指语言学,如当我们泛指对语言的科学研究,不限于词汇语法;或通过语言材料发展对语言调查的理论观点,以确定有效语言分析所需的范畴和过程时,不限于某一种语言(Crystal,1980)。本书初版取名为《系统功能语法概论》便是基于这种认识;现改称《系统功能语言学概论》,是为了更能反映当代学者对两者的区别,如人们把生成语法改称生成语言学;也是为了反映本书所涉及的内容不仅仅是词汇和句法。

§ 1.1.2 形式主义和功能主义

对语言的不同认识导致不同语法分析方法的产生,最后形成形形色色的语言学理论和流派。就20世纪初开始的当代语言学来说,便有索绪尔语言学、布龙菲尔德主义、伦敦学派、布拉格学派、语符学派、转换生成语言学、系统功能语言学、格语法、层次语法、法位学、生成语义学、关系语法、蒙太古语法、广义短语结构语法、词汇功能语法、中心词驱动短语结构语法、认知语法等等,不一而足。在这些名目繁多的语言学理论和流派中,基本上可分为两大阵营,一为形式主义,一为功能主义。这反映了对语言的两种不同看法,把语言看作规则,还是把语言看作资源?

形式语言学以“句法”代替“语法”,这反映了语言哲学中句法与语义学和语用学相对立的观点。自古希腊以来,句法往往提示“语言被解释为一种形式系统,然后加上意义”。形式语言学往往自称是最科学的,它研究理想的说话者。事实上,语言研究的一种观点并不是唯一的观点。形式语言学成了对语言学的研究,而不是对语言的研究。

反之,在功能语言学中,语言被解释为意义系统,伴之以意义得以体现的形式。形式是走向目的的手段,本身不是目的。我们要问的不是“这些形式的意义是什么?”,而是“这些意义如何表述?”(Halliday,1985:xiv)。功能语言学要描写的不是理想说话人究竟知道什么,而

是真实的说话人在人们每天利用语言互动时是如何活动的。

社会、语言和思维是不可分割的,社会创造思维,思维创造社会;在这两个过程中,语言起着中介的作用。因此,系统功能理论要说明已知语境的特定方面,如讨论的内容,使用什么语言,使用哪些交际方式;确定可能表达的意义和表达这些意义时可能使用的语言。把语言看做意义潜势的系统的观点意味着语言不是一个定义精确的系统,不是所有合乎语法句子的集合;也意味着语言自然存在,必须在语境中加以研究,如学术会议场所、教室,或者考场(Chapelle, 1998)。

我们在本书中要介绍的是在当代语言学的各种理论和流派中具有较大影响的系统功能语言学。

§ 1.1.3 系统语法与功能语法

系统功能语言学包括“系统语法”和“功能语法”两个部分,但这不是两种语法的简单总和,而是一种完整的语言理论框架的两个不可分割的方面。

系统功能语言学把语言看做有规律的资源,其基本原理认为语言描写的是系统,更甚于结构。系统语法或系统语言学着重说明语言作为系统的内部底层关系,它是与意义相关联的可供人们不断选择的若干个子系统组成的系统网络(system network),又称“意义潜势”(meaning potential)。语言作为符号的一种,在表述说话人想表达的语义时,必然要在语言的各个语义功能部分进行相应的选择。这种选择取决于使用语言时的语境的方方面面。这种选择在语言的不同层次都可进行。总之,内容决定形式,形式要由实体体现。

功能语法则说明语言是社会交往的工具。语言系统的形成正是人们在长期交往中为了实现各种不同的语义功能所决定的。同样,当人们在语言系统中进行选择时,也是根据所要实现的功能而进行的有动因的活动。由于语言构建现实,功能语法必须建立在日常形式的语言上,它是经验的理论。

§ 1.1.4 系统功能语言学的应用价值

正像语言是与人类的社会实践分不开的,系统功能语言学把语言

的实际使用作为研究对象,制订本学派的理论体系,并在应用过程中检验和完善理论。这表明系统功能语言学具有极强的科学性、客观性和实践性。离开语言使用者的实践,就不会有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的存在。事实表明,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已被广泛应用于以下领域(参见 Halliday, 1994):

- (1) 解释语言的本质、功能和发展(历时的、个体的和群体的);阐明各种语言的共性和特殊性。
- (2) 了解语法在表达、保持和传递社会制度、文化、家庭、邻里、学校以及其他社会语境中的作用。
- (3) 帮助各种年龄段的人们学习语言(包括母语和其他语言),并在一系列情景语境中有效地使用语言。
- (4) 了解语言与大脑的关系,帮助教育方面的和病理性的语言紊乱患者,如“学习迟缓者”、“学习差劣者”、“失语症患者”和“弱智患者”,克服有关使用语言的各种问题。
- (5) 了解聋哑人的语言和设计助听器,以建立必要的人际交际。
- (6) 了解话语的性质和在语言中功能变异的性质(语域);了解话语的特殊类型(如课堂用语、医学用语等),以便为培训教员和各方面的专业人才的服务。
- (7) 了解语篇“价值”的性质,以及说唱艺术、修辞和文体等概念;通过研究各种语篇来了解文学和非文学作品。
- (8) 使用计算机分析和生成话语;发展能编码和译码的软件,以及指导和解释语言及其语法的语义表达法;设计能生成和理解言语以及在书面语篇和口语语篇之间转换的系统。
- (9) 探索涉及语言的各种实际活动,如词典和语法书的编纂、司法问题、可阅读性和难度测算方法、机关部门的交际等等。
- (10) 语言与其他符号系统以及文化的思维形式的关系。

§ 1.1.5 系统功能语言学派

系统功能语言学派的早期成员是伦敦学派弗思(J. R. Firth)培养的一批年青学者,如格莱戈里(M. Gregory)、斯宾塞(J. Spencer)、赫

德逊(R. Hudson)、赫德尔斯顿(Huddleston)、韩礼德(Halliday)等。目前比较活跃的在英国有贝利(M. Berry)、伯特勒(C. Butler)、福塞特(R. Fawcett)、特纳(G. Turner)等;在澳大利亚有哈桑(R. Hasan)、麦西逊(C. Matthiessen)、马丁(J. Martin)、奥图尔(L. M. O'Toole)等;在加拿大有格莱戈里(M. Gregory)、班森(J. D. Benson)、格里夫斯(W. S. Greaves)等;在美国有弗里斯(P. Fries)和曼恩(W. C. Mann)等。

系统功能语言学学家每年举行一次系统理论讨论会。第一届至第八届在英国召开,规模较小,采用工作坊形式。随着影响的扩展和队伍的扩大,1982年第九届年会在加拿大召开,这标志着该学派的理论已具有国际影响。1985年美国密执安大学举办第12届年会。考虑到美国是布龙菲尔德结构主义和转换生成语法学派的堡垒,故这次会议是美国功能主义学者对系统功能语言学的肯定。1991年第一次在亚洲的日本召开,标志着系统功能语言学已登陆亚洲。国际系统语法学会至今已举行过32次年会,第32届年会在澳大利亚悉尼大学召开。

值得一书的是第22届国际系统功能语言学大会于1995年7月18—22日在我国北京大学召开,合作者为香港理工大学,会前在清华大学举行功能语法讲习班。自1989年起,在历届会议上,有胡壮麟教授和方琰教授被选为委员,表明我国系统功能语言学研究已与世界接轨(胡壮麟,2004)。

我国系统功能语言学的第一次会议是1989年8月3—5日以“系统功能语法研讨会”的名称在北京大学召开。参加开幕式的有季羨林先生、许国璋先生、李赋宁先生,以及北京大学常务副校长王义遒先生。会议决定每两年举行一次年会,曾先后在苏州大学、杭州大学、北京大学、重庆大学、复旦大学、东北师范大学、燕山大学召开。第九届年会将于2005年在河南大学召开。

系统功能语言学派早期出版内部刊物《网络》(*Network*)交流学术信息和成员活动情况,由福塞特任主编。正式刊物为《语言功能》(*Function of Language*),由John Benjamins出版社于1992年发行,主编为Leuven大学的Kristin DAVIDSE, Antwerp大学的Dirk

NOEL 和 Ghent 大学的 Anne-Marie SIMON-VANDENBERGEN。韩礼德任该杂志顾问。编委会中有我国清华大学的方琰教授。该杂志的宗旨为以功能方法研究语言系统和语境中的语篇;以当代语言学的功能主义和符号学为基础,讨论与语言社团有关的语言描写的理论问题和领域。

系统功能语言学派内部不承认任何“纯粹的”或“不纯粹的”理论模式。由于韩礼德是最早从事系统理论研究者之一,著述最多,观点最为全面,他的理论客观上具有公认的代表性和权威性,为了方便起见,本书主要顺着韩礼德的思想体系的理论模式进行介绍和讨论。

§ 1.2 韩礼德的语言学史观

§ 1.2.1 古希腊时期的两种语言观

韩礼德认为,当代语言学理论和流派的种种分歧,归根结底,有其历史根源。这是因为在西方语言学史上早就形成了两种对立的观点,一种以普罗塔哥拉(Protagoras)和柏拉图为代表,一种以亚里士多德为代表(Halliday,1977)。对这两种观点用现代语言学学术术语可作如下对比:

表 1-1

普罗塔哥拉和柏拉图	亚里士多德
语言学是人类学的一部分	语言学是哲学的一部分
语法是文化的一部分	语法是逻辑学的一部分
语言是向人谈论事情的手段	语言是表示肯定与否定的手段
语言是一种活动方式	语言是一种判断方式
注意不规则现象	注意规则现象
语言学是描写的	语言学是规范的
关心语义与修辞功能的关系	关心语义与真值的关系
语言是选择系统	语言是规则系统
对话语作语义解释	对句子作形式分析
把可接受性或用途作为理想化标准	把合乎语法化作为理想化标准

§ 1.2.2 中世纪和 20 世纪前的两种语言观

上述两种观点在历史的长河中时而接近,时而偏离,但以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观点在大部分时间中居于主流。例如,为中世纪形式句法学奠定基础的摩迪斯泰(Modistae)学派和法国保尔—罗瓦雅尔(Port—Rlyal)的“理性主义”学派都与亚里士多德的观点有渊源关系。

11 世纪末兴起的摩迪斯泰学派受理性科学的影响,认为语法应当是分析性的,而不是解释性的(Covington, 1984; Kelly, 2002)。17 世纪的保尔—罗瓦雅尔学派的 Antoine Arnauld, Claude Lancelot 和 Pierre Nicole 则认为理性语法属于说话的艺术,而逻辑属于思维的艺术。他们认为理性是判断的延伸,判断既属语法领域,也属逻辑领域。语法、逻辑和修辞学这三个传统学科实际上只有两个,因为语法和修辞学完全可以说明语言的内部和外部运作情况(Roy, 1999)。

具有人类学倾向的观点在 18 世纪崭露头角,在 19 世纪居主导地位。这是因为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向外扩张,当时的语言学家重视研究欧洲的俗语以及美、亚、非三洲和太平洋岛屿的诸语言。

§ 1.2.3 近代的两种语言观

在 20 世纪上半叶,后一观点在欧洲继续顺利发展,如语符学派(即哥本哈根派)、布拉格学派和伦敦学派的问世。在美国则有布亚斯(Boas)、萨丕尔(Sapir)等人的理论。

与此同时,随着由布龙菲尔德(Bloomfield)开创的美国结构主义语言学主宰了美国语言学界,特别是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语法兴起后,以哲学为本的语言学再次发展,并在全球产生更大影响。

这两种对立观点在新形势下的比较如下所示:

表 1-2

以人类学为本的语言学传统	以哲学为本的语言学传统
包括语符学派、布拉格学派、伦敦学派、 层次语法、法位学、系统功能语法	包括结构主义学派、转换生成学派、 生成语义学派
采用体现的观点说明各层次的关系	采用结合或复合的观点说明语言结构
语言是音系学、句法学和语义学三个层次的	语言系统仅音系学和句法学两个层次
人类学—社会学的	哲学—逻辑学—心理学的 多重代码系统

对上述对比要说明以下两点：尽管乔姆斯基当时被认为是结构主义学派的“叛逆”，但他的理论基本上没有越出结构主义成分理论的窠臼。乔姆斯基引入深层结构的理论只是为了填补结构主义理论在语义学上的空白。反之，生成语义学派最初试图开拓一条新的路子使转换生成学派摆脱困境，由于把语义引入他们的理论框架中，正在向语言三层次理论过渡。

韩礼德认为上述两大流派都关心语言系统，都要解释语言的基本特性。不同点在于如何看待系统和行为的关系。乔姆斯基的逻辑句法学，为了达到高度的形式化和理想化所花的代价太大，以致自然语言成了人造句法学，被简约得面目全非，这种理论的心理真实性一旦消失，转换理论便将黯然无光。

一些学科，如心理学、社会学与语言学的研究有关。但这些学科只是把语言作为进行本学科研究的工具，而不是对象，正如语言学把心理学、社会学作为工具而不是对象一样，看问题的角度各不相同。从心理学解释语言学，对探讨语言本质有一定帮助。但那不是决定性的，因而韩礼德不同意把语言学看做心理学的一部分。如果非得从心理学和社会学这两者中作出选择的话，他宁可把语言学说成是社会学的一部分，因为语言是社会系统的一部分。

韩礼德指出，一种观点着眼于生物体之间（即社会学的）；一种观点着眼于生物体内部（即心理学的），两者应当互为补充，这才有利于语言学的健康发展（Parret, 1974）。